

氣象將軍劉廣英貴人相扶得今朝



劉廣英表現優異獲行政院孫院長連增召見。
(圖/劉廣英)

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先總統蔣公返回南京率文武百官謁國父陵，舉國歡騰。可惜一片大好情勢竟是一剎而過。其後的三年內，故鄉山東泰安三度易手，最終為共產黨所佔。家裡有田有油，且兒子任空軍飛官的祖父，第一個被拉上鬥爭臺，爺爺為了保劉家一根苗，把我交給叔叔帶到杭州，交給民國二十五年投身空軍官校十一期，力戰長空六年餘，竟能全身勝利返鄉探親的父親劉繼廣，當時父親為寬橋上尉副隊長與飛行教官。離家那天母親替我換好衣服，靜靜的把些錢縫在我口袋裡，沒說再見，竟是永別！

二十七年底，父親將與爺爺的合照給我，要我跟著姑姑先去臺灣，父親說，「會隨著空軍官校撤退，我們到臺灣會合。」三天後我們上了火車，入座時恰好與一位空軍軍官同坐，竟是父親的學生。下車時人擠人，熱心的他帶著我跟上姑姑一家，我才得以安抵上海。

三十八年元月二日，我搭乘中興輪駛抵基隆，一輛貨卡帶我們到臺北東門住進一處日式平房，不久進東門小學補習，隨即考上建中初中部，因姑母一家遷基隆，再考進基隆中學初中部春季班。民國四十二年元月以第一名畢業，獲保送空軍通校初級班十七期，學習空用無線電修護。四十四年二月畢業，分發三聯隊以下士三級晉用，修過 L-7 與 L-8 收發報機。四十七年臺海戰役，國軍大勝，全軍獲頒一個月獎金，個人與有榮焉，並奉聯隊長張偉華將軍核准，以榜首錄取官校氣象班，二度入預校受訓，同年空軍幼校復校，就成了掛名幼校生。

四十八年到官校，與四十二期，及四十三期之試乘生同時在學，同學譚幹三因有此機緣而轉習飛行，豈料他



↑劉廣英的父親與爺爺。
(圖/劉廣英)



↑劉廣英(左2)與空軍官校同學合影，右為由氣象轉飛行而為國捐軀的譚幹三。(圖/劉廣英)

後來駕駛 F-100 型戰鬥機失事殉職。五十年配合官校改制大學，氣象班遷回通校，三月畢業離校前特約了譚幹三等把兄弟同遊大員(今澄清湖)。

五十四年我考上空軍機械科學軍官班三期，後考上成大物理系，畢業獲派官校理化系任教。同年七月，人事官戴光華告知，軍官留美報名當天就要截止，我說自己不符合畢業滿兩年規定，他急切的說：「都上尉了，怎不合規定？」於是我大膽報名並考取公費留美，並於六十年元月到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氣象研究所深造，六十一年底獲碩士返國，依規定應到航發中心任職，經呈報總司令陳衣凡核准，得調氣象聯隊，後因研究成果優異，七十年元日獲行政院孫院長連增召見。

七十三年三月二十日，經國總統對中央氣象局現代化簡報裁示時，指示軍事氣象亦應同時精進。於是我擔下大任，並藉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便訪美英兩國氣象局長，完成三軍氣象五年精進案。八十一年四月獲頒雲魔勳章並退役，即應文化大學創辦人張鏡湖之邀去該校任教，曾任氣象系主任，理學院院長。現任文化大學特約講座。

【作者速寫】劉廣英，空軍通信電子學校初級班十七期畢業，氣象正科十五期畢業，成功大學物理系畢業，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氣象碩士，曾任空軍氣象聯隊長，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主任，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。

清風店戰役重傷體內仍留匪彈片

民國三十二年，對日抗戰戰火正熾，十九歲的我毅然決然從軍報國，在三月初的一個黃昏，拜別了父母與漂亮的未婚妻，離開了安徽臨泉老家，入了部隊，但直到抗戰勝利，駐守西北的三十六軍始終沒能與日本鬼子正面作戰。卻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參加了清風店之役，我的腿部及腹部到現在都還留著當時共匪手榴彈的碎片。

三十二年從軍後，被分發到駐在陝西省三原縣之三十六軍，有幸成為軍部衛士排上等兵，後再撥到工兵營營部通信排，三十四年日軍投降，我跟隨通信營長王士杰中校，前往西北迎接第三軍，行軍到甘肅平涼和軍部會合，轉回頭往東南開，行軍到寶雞上火車，經過西安到臨潼下車，從風凌渡口渡過黃河，黃河北岸有一門砲口能進入一個人的大砲，但因砲彈斷在砲膛內而不能再打。

行軍經過洪洞縣，部隊開始和共匪接觸，走走打打，到山西臨汾搭上火車，經過娘子關、榆谷、春陽、陽泉到石家莊已是冰天雪地，軍部通信營正積極接收日軍的裝備，部隊還接收了一部分游擊部隊加入訓練與備戰，



↑王國玉(後排左2)出席陸戰隊學校畢業50周年餐會全體合影。(圖/王國玉)

石家莊外圍不分晝夜，砲聲隆隆，機槍略略不停。

當時部隊還有鐵甲火車，巡防石家莊附近，南到臨城，北至正定，西往陽泉，哪有戰情就往哪開。由於當地有共軍出沒，一天深夜火車巡邏正定之南，到達第一座橋南端時，哨兵排長報告，「大橋北端有共匪接近。」連長命令火車繼續行駛，當接近第二座大橋時，共匪的機槍，砲聲連連，哨兵來報，「大橋北端附近，已被共匪佔領。」此時共匪的砲彈就密集落在河灘上，火車第一節車箱剛過橋，橋樑右下方即遭共匪機槍掃射，火車上的機槍手也不幸遭共匪機槍射中右肩，我即時連擲出二個手榴彈，並接連控制機槍，有效壓制了共匪的機槍射擊，但共軍快速增援，火車左前方河灘也被共匪佔領，我們朝著共匪機槍發射點的火光反擊，終於確保橋樑暢通。

三十六年初秋時，第二軍率

第七師和一個青年軍團，往北開，部隊一經過正定就和共匪接觸，到清風店時，整個部隊被共匪包圍打了四天四夜，還記得戰到第三天黃昏時，連長命我帶二位弟兄去給無線電排周排長收屍，但周排長的忠骸被炸得稀爛無法檢拾，我在回到連部途中遭共匪機槍掃射，幸沒被打死。

戰鬥到第四天，我軍與匪軍進行巷戰肉搏，雙方戰士互拼手榴彈和刺刀，戰鬥中我的右腿遭手榴彈炸斷，連腹部都炸得坑坑洞洞，遍體流血躺在牆邊等死，幸料當地民兵找了一輛牛車，把重傷者往保定送，天一亮他們就把我們放下車，後來遇到了國軍援救軍車，當時保定郊外兩側道旁，躺著的都是等待後送的傷兵，準備送上火車到北平城外的臨時野戰醫院治療。

後來，我傷好了一些，便隨著醫院並保護著醫護人員及家眷一起撤到了浙江，由於部隊已失散，最後我在上海街頭流浪時，於上海火車站遇到正在召集流浪士兵與學生的陸戰隊連長許自邦，於是我再度入伍並由上海搭上海勝輪來到臺灣基隆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國玉，陸戰隊學校畢業，民國六十一年上尉退伍。

從軍未拜別雙親一生最深的傷痛

我的故事要從民國三十六年說起。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方告勝利，不想三十五年國共內戰又起，國軍經過八年抗戰，已兵疲馬困，但共軍卻利用抗戰坐大，國軍此時亟需新血加入，當時，年僅十八歲的我，和同鄉劉玉海、彭亞等二人在未告知父母的情況下決定參軍。

我們於八月在汕頭上船，歷經七天七夜航程經秦皇島抵天津，再轉北平去保定報到，加入了九十五師，師長是張伯權。我們被分配到運輸營二連，之後開始受訓並加入打擊共軍的行列，九十五師是機動師，哪裡有情況就往那裡趕去，足跡幾乎遍及了河北省全境。

三十七年端午節前後接獲情報，共軍一個縱隊在北平城外三十多公里的密雲縣活動，九十五師迅速趕赴，但雙方並未交戰；豈知第二天晚上共軍卻在縣內炸毀橋樑，我軍步砲兵雖強烈反擊，到天亮時橋樑還是被炸斷了，火車運輸遂告中斷。九月時，我師奉命前往林彪部隊駐紮的遼寧高橋，一週後，蔣委員長下令攻打林彪部隊，我們在距離民家七百多公尺處挖掘散兵坑以做防守，當晚六、七時共軍開始攻擊，打了兩個多小時槍聲停止後，我們從散兵坑裡出來探查，只見屍橫遍野，我軍傷亡慘重。第二天早上我軍與共軍又發生激烈的交戰，就這樣和共軍打



↑陸軍六五四一附三十四部隊歡送榮調戰士合影，最右側站立者為作者。
(圖/張團)

了七天七夜。

後共軍調遣兵力欲攻打北平，薛岳將軍下令我們離開遼寧，搭船至塘沽。某日上級報告說葫蘆島將被共軍佔領，當時駐軍在秦皇島的六十二軍遂開往天津。不久後葫蘆島淪陷，共軍一路由葫蘆島前進秦皇島、唐山、天津、北平一帶，我軍奉命緊急撤退，從塘沽新港上船，啟航後身後共軍的砲聲依然不絕於耳。

幾天後我們來到上海江灣，湯恩伯司令來到嘉定對九十五師訓話，說明九十五師在嘉定訓練，目標是要保衛大上海。我們在嘉定待了三個多月，但尚未與共軍交戰，上級便命令部隊馬上離開，因為共軍已渡過長江。我們退守到上海何家角，兩個星期後轉進浦東，七十五軍和九十五師與共軍交戰了一個多月左右。三十八年四月奉命離開浦東，登船來到了沈嘉門，再到岑港駐軍。有一天蔣公到舟山前線視察，我們護衛蔣公登上冊子山遠眺，而此時對面的金塘已被共軍佔領。

民國三十九年四月部隊奉命離開舟山，從沈嘉門登船，幾天後抵達臺灣高雄，四十四年又調到臺中，在上級指示下整軍經武，保衛並建設臺灣。四十五年轉調木柵，直至六十七年由陸軍通信學校上士退伍。

及今思之，絕大多數的老兵都是少小便離鄉背井，大江南北四處征戰，而我未告知父母就從軍參戰，自此未曾再見過父母。雖然我對從軍的決定並不後悔，但是與父母之永訣卻是我內心最難平撫的傷痛，而這一路走來的經歷，都是不死老兵刻骨銘心的回憶。

【作者速寫】張團，陸軍步兵學校通信士官班五十二期畢業，六十七年上士退伍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徵求榮民伯伯們的軍旅回憶，或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，文字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照片或與同袍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 glory@glory.com.tw，或郵寄至臺北市萬華區臨江道三三〇三號五樓《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》收。稿酬從優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同意獲採用作品以商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，且其著作財產權同時讓與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(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)，並同意不行使(主張)著作人格權。

【徵文】本刊「榮民園地」所刊登之參戰見聞，因投稿觀點、記憶、戰時難以確切紀錄等因素，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，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因投稿踴躍，「榮民園地」以配合戰史、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，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，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候。

《榮光雙周刊》編輯部敬上